

> 游记

细雨霏霏逛宾居

□ 杨宏毅

盛夏七月,湛蓝的天空罕见地阴沉下来,闷热无风,终于有了下雨的感觉。因有事需要处理,十二分不情愿出门的我只得驾车前往位于宾川县上川坝的古镇——宾居。

车到州城镇,阴沉的天空飘起了细雨,这对长久干旱少雨的宾川坝子来说,算是一件好事。道路两边采收成熟葡萄的人们仍然在霏霏细雨中忙碌着,田畴中玉米、稻谷的叶子上挂上了亮晶晶的水珠,感觉绿了许多、凉了许多。烦闷的心情,突然释然。一路细雨不停,空气也清新凉爽。

在古镇的街口停好车,虽然只是霏霏细雨,但还得撑一把小伞前行。我到古镇宾居的次数已经多得记不清了,但在雨中踏步前行还是第一次。时间尚早,何不在细雨中漫步古镇,逛逛宾居?

从哪里开始呢?想都不用想,当然是从最有名的牛角小巷走起,因为它就在古镇的街口。牛角巷不长但很窄,有的地段窄到迎面而来的两个人都得侧身。古巷的青石板在晴朗的天空下都会泛着淡淡的光泽,雨中的青石板则更加湿润透亮,上面的马蹄印中积满了一洼洼雨水。漫步在湿润的古巷,迎面吹来的凉风将雨点刮到了人们的脸上,湿润了空气,也湿润了人们的心情。

走出窄窄的牛角巷,前面就是古镇的老街。历史上,这里曾经是宾川最繁华的大街,商人川流不息,经济比较活跃,遂有“小香港”之称。雨中,行人稀少,对面走过来穿红衣服的行人,让雨中的古街清新了许多。

现在许多居民都已经搬迁到了新

区,昔日繁华的古街显得有点冷清,但几百年的古镇、老街风貌犹存。古树依然静静地伫立在街边,店铺门面依然静谧古朴,只是少数老房子已经倒塌,让我觉得有些伤感。

走进古老的马店,半天都没有见一个人,老屋子的框架没变,但四周增添了许多新元素。或许,马帮已经不会在这里出现,但如同宾居的《赶马调》一样,这里的老房子,以及寄存在这里的赶马人精神,还应该随着时代一起传承。

不必再纠结,我沿着团结巷往下走。进小巷没走多远,右边的卖米巷吸引了我,说实在的,知道宾居古镇有一个卖米巷,但我还从来没有进去过。踏进卖米巷,几株古树十分抢眼,判断不出古树的树龄,只感觉它很古老,老人们在树下悠闲地打麻将。

巷子里有几处古院落,光是门头上的木雕就彰显着古镇的沧桑。很想到院子里一探究竟,可惜大中午的,主人都到田里忙活去了,也不好一个人进去溜达,以后还有机会再来。

走出卖米巷,不远处就是朱贡爷家老宅,因老宅里仍然保留着一座木制牌坊,上面刻有《朱子家训》。据说这上面刻着清朝最后一代贡生朱嘉言于民国六年敬书全文,高高悬挂在院中的家训坊上,让朱子家训启迪后人。现在,它也成为了宾川县唯一保存完好的家训坊,老宅也被列为宾居传统文化教育基地。

古街上的李氏宗祠、李家大院,为汉族、白族建筑风格相兼容的走马转角楼建筑。过去房顶上用琉璃瓦镶嵌成

“福、寿、禄”三个大字,整修后屋顶全部采用青瓦,现在已经看不到琉璃瓦镶嵌的字了。院内两株古老的火把花分布在古戏台两边,健壮挺拔,枝繁叶茂,竞相开放。院子的主人是宾川名医李灿亭,其长子李培炎,曾任富滇银行下关分行行长、云南富滇新银行行长、云南盐运使、昆华煤铁公司董事长、宾祥水利监督署监督等职。他兴修水利,捐办宾川一中的前身——私立正惠高级中学,投资卫生等设施。1941年在宾居兴建白糖厂,成为宾川最早创办工业的先驱。1945年他又组织建设宾川实业社中原纺织厂,继而建发电厂,为宾川发展作出过积极贡献。次子李培天是进步爱国人士、教育家,他著述的《滇疆界务与西南国防》较有影响。李灿亭的女儿李培莲毕业于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。她擅长刺绣,写得一手娟秀的书法,是与龙云共患难的贤内助,被称为近代“名门才媛”。李家大院布局规整、结构精巧、典雅朴素,是宾川民间建筑中的精品之作。

宾居人杰地灵、历史灿烂、文化辉煌。在交通工具以马为主的历史长河中,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“南方丝绸之路”穿腹而过的千年古镇,因此积淀下厚重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。2014年,宾居村被住建部、文化部、财政部、国家旅游局等六部委联合列入第三批“中国传统村落”名录。

当我兴致勃勃地游览时,朋友打来电话催促,我不得不终止此次的雨中闲逛。细雨霏霏逛宾居,这是一种饶有趣味的体验。

> 旧事

父母的情书

□ 张军霞

“小刘你好,这个月底因为要加班,我又回不去了,虽然人离得远,但心离得很近。”

“小刘你好,天气凉了,你体质比较弱,昨天领到工资,我就到百货大楼给你买了一件天蓝色毛衣寄了回去,收到了别舍不得穿,你穿蓝色最好看……”

那天帮母亲收拾房间,在卧室的一个抽屉里,发现了一沓用细麻绳扎起来的信件,信封和信纸都已泛黄,有的信上面还有水渍。我小心地打开看,信都是写给“小刘”的,而写信人都是“小张”,再看写信的日期是四十多年前。我不由得拿着信去找正在院子里种花的母亲,我说:“我可看到稀罕东西喽!原来老爸当年写过这么多情书……”

母亲从我手中把信抢回去,红着脸说:“哪来的什么情书,你净瞎说!当年媒人介绍我和你爸认识,前后只见过两次面,他就到外地去上班了。那时又没手机,有事只能写信联系。”说起来,父母的婚姻虽然也是媒妁之言,但因为从相识到结婚隔了三年多的时间,尤其当时他们还身处异地,在那个年代,只能依靠写信的方式来保持联系。

说是情书,却又算不上情书。我趁着母亲不备,把父亲写给她的信、她写给父亲的信,都偷偷读了一遍。或许是出于不好意思,他们在信里的称呼从来没有变过,一直是“小刘”和“小张”,字里行间更没有情和爱的倾诉。像“人离得远,但心离得很近”这样的描述,就是父亲信中最浪漫的句子了。至于“你穿蓝色最好看”就算得上他对母亲最温柔的夸赞了。

母亲那时在村里的小学当代课老师,她写给“小张”的信里,会记录班里孩子们的小调皮,会写夏天时窗外田野里的漂亮的小花,也会羞答答地表示:“我在日历上做了记号,你上次回到现在,已经过去了36天……”她没有写“思念”这样的字眼,但字里行间透露着他不在身边时,每一个日子都度日如年。

屈指算来,父母结婚已经近五十年,他们感情一直不错,但每天陷于柴米油盐的包围之中,也难免会因为生活琐事而产生小摩擦,在那无数个偶然对婚姻产生沮丧感的片刻,也许正是这些并不浪漫的情书支撑着他们走过了漫长而凡俗的岁月。

曾经在网上看过一段特别暖心的视频:调皮的儿子趁着全家人聚餐的机会,拿出父母当年互写的情书当众念了起来。“亲爱的三妮儿,不知你是否跟我有一样的感觉,离得越远,思念的情绪就越浓……”这显然是父亲当年写给母亲的,本来端坐在沙发上的父亲,立刻显出一副“无地自容”的表情,“怒斥”儿子:“这是从哪里扒拉出来的?”他站起来想把信夺走,却被小外孙死死拦住,小男孩还高呼:“舅舅你继续念!”于是,儿子又念起了母亲的回信:“亲爱的金豆:晚上的时候如果你也想我,请你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,你在看月亮的时候,我也在看你……”

随着儿子故意夸张地读信,全家人都笑成一团,信的主人三妮和金豆却非常尴尬。有网友在这段视频下面留言说:“刚开始看时一直笑,看到后面却忍不住哭了。那个年代的爱情朴实无华却又真挚感人……”我在留言后面认真地地点了一个赞,因为这位网友也写出了我的心声。

祝福如同三妮和金豆一样的父母们继续相亲相爱,也愿我们更多人能像他们一样拥有细水长流的爱情。

> 天伦

爸爸的“红旗轿”

□ 杨佳丽

我们家有台“红旗牌”28型加重自行车,我和弟弟都戏称它为“红旗轿”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农村家庭要是有一台二手的自行车,都会在乡亲们面前风光得很,不亚于现今有一辆私家车。

那时爸爸在离家较远的乡里工作。每天来回既费时间又耗体力。粮站离家更远,如果去粮站领粮食,爸爸或扛或背着回来,路上都要歇息好几次。后来,爸爸和妈妈商量,决定省吃俭用,买一台自行车。这样,这台自行车便落户在我家了。

夏日晚饭后,爸爸推出自行车,车的横梁上坐着弟弟,车后座上载着我,到乡间的林荫小路上兜风。

路面坑洼不平。爸爸弓着身,用力向前蹬着车。我和弟弟觉得车子太慢,坐着不过瘾,催着爸爸把车蹬快点。爸爸喊一声“好嘞!”车子便载着我们爷仨奔驰在乡间的土路上。

弟弟紧紧抓着车前把,我搂着爸爸的腰,任凭车子把我们的屁股颠起老高,颠得生疼,我们也毫不在意。我和弟弟大呼小叫,一路上充斥着自行车清脆的铃声和我们的欢笑声。

读高中时,学校离家有几十里地,我只能住校。那时班车只有早晚各一趟,赶上学校放假,客流量就特别大。我最怕的就是放暑假时去挤车,即便挤上车,也没办法坐下来,所以有时干脆不回家。

爸爸看我放假不回家,就会把一袋大米固定在自行车后座上,然后骑着自行车来看我,顺便把我的口粮交到学校食堂。

无论风吹雨打、酷暑严寒,爸爸总是会骑着那辆自行车来学校给我送米送伙食费,从没有耽搁过。

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,单位离家有七八里路,但爸爸坚持把他的“坐骑”让给我,他自己步行上班。

我不忍心爸爸步行,打算住在单位。爸爸说:“不行,你自己不会做饭。再说,你住的地方冬天太冷,别吃那个苦了。我步行就当是锻炼身体。”就这样,我骑着爸爸的自行车,直到条件转好时,爸爸又给我买了一辆新自行车。

如今,爸爸已退休在家。这辆跟了爸爸多年的自行车,在他的精心养护下,仍为我们服务着。

现在,爸爸还会用“红旗轿”将他种植的蔬菜送到我家里。每次,当我听到门外响起自行车支架的“咔嚓”声以及爸爸标志性的轻咳声,我便知道,爸爸又送好吃的来了。